

蓝

火

头

申
跃
中
著



TIAN·DI·REN CHANGPIAN XIAOSHUO CONGSHU
天·地·人长篇小说丛书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90211806

蓝

火

头



申跃中
著

RBF69/114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火头/申跃中著.-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9
(天·地·人长篇小说丛书)
ISBN 7-80611-825-X

I. 蓝… II. 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3322 号

天·地·人长篇小说丛书

蓝火头

申跃中 著

责任编辑:王大民

装帧设计:杨怀武

美术编辑:杨怀武

责任校对:李 鸥 李 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印 刷:衡水市红旗印刷厂(衡水市人民西路109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1.875 印张 264 千字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15.00元

ISBN 7-80611-825-X/I·742

致申跃中信二封(代序)

●徐光耀

跃中兄：

《蓝火头》上半部看完了。看得很乱：先看开头，到“拉人”，便转入中间一段，后又跑到第6章去；6章看完，心有不甘，翻回头，又看前头两章。这反映了我气力不济，原不想全部看，却又深深被吸引，看了又想看，不忍释手的情况。

你最了解农民，对农民最知心知底，这一点，谁也比不了。我读《挂红灯》时大哭，读这个，总在热泪盈眶。我也是农民。当兵后，从打游击到建国，都在农村活动，一点不敢离开农民。进城后，53年又去故乡专心办社三年。后来正在写合作化的长篇，便成了“右派”。到保定后，在农场，在徐水，诸如大跃进、四清、整社、“三年经济困难”吃四大两，我都参加了，仍与农民日夜滚在一起。中国革命，斯大林说是农民革命，我看大体上有道理，是武装起来的农民打下了一个新的天下。中国农民这阶层，真是奇妙得很，让人一言难尽：她太伟大了，可又很可怜。她具有中华民族一切最优秀的品质，确乎勤劳勇敢，异常聪明，可又很落后，很愚昧；既是善良淳厚的，又太软弱，太顺从，太屈辱……她们中可以出朱元璋、毛泽东、彭德怀，出大智大能，大忠大奸，却又始终滚在

※※※

蓝
火
头

底层，日月滔滔，翻来覆去，总是他们最吃苦，最受罪，而且几千年都是如此。唉，天道是多么不公平啊！

这一切，别人感不到，感不全；感到了，也写不出来，你写出来了。你是中国独独一个的申跃中。假如你早生几年，也赶上了抗日和打蒋，你会写一部《红旗谱》那样的书，因为在那个时代，农民这一阶层的奋勇精神，她们永无穷尽的才智和热能，她们对历史的贡献，都发挥到了极致。《红旗谱》中某些精神上本质昂扬的东西，我想是直接来自抗日根据地的。梁斌不死，他也会承认这一点。

农民多么好啊！写得多么好啊！非常真实，非常感人，特别是生活，真真是丰厚异常，能给人多少东西！仿佛是马克思说过：读巴尔扎克，胜于读任何历史教科书（大意吧）。读着《蓝火头》，我心上几次闪出过这句话。

批评“黑老鸹”们，得有勇气，这是正义的批评，是历史的必须，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批评了，利于促人反思，吸取教训，对现实，更是大有益处。我小小一点意见是：把“反右派”的责任，也推到“黑老鸹”头上，这便有点不公了。可我当然理解你的难处。幸运的是，这种情况不是很多。

文字上，好像比你以前啰嗦了些，有时一句话，非要分成两截说，不够简洁。新读了鲁迅，这感觉便会更强烈。当然，你有你的幽默，你的表达方式和特色。这是很难强求一律的，一律了，也就变成坏事了。

你写来的信都很长，累累不厌其烦，劝我养病养身养性。我深心感激。大山早去，是我们都应该接受的教训。

握手

光耀

97·3·17

※※※

天·地·人长篇小说丛书

跃中兄：

今天又看完了《蓝火头》下半部。毒日头底下喝了一气井拔凉水，又解渴，又醒脾。我这个农民的儿子，也得向你道一声谢谢。我年过七十，力衰神疲，看长篇已很费劲，此后，不再看写农民的长篇了，有这一部，也就够了。该说的，该喊的，该触动一下让人好好思摸思摸的，这儿都有了。亦文亦史，有理有情。别的都不算，单就题材的真实性说，也至少有“立此存照”的史料价值。而这一点也是很宝贵的。

说来甚巧，前两天翻查我 1980 年在北戴河养病的日记，在 7 月 25 日这天，记着收到你一封信，上头说：王×、张×等人正计划大搞意识流，好带起一股风潮来，并要坚决推倒现实主义，以挽救往日文学之败误云云。后面又说，你正紧张地准备写作《蓝火头》。

按现在的《蓝火头》时序推算，你当时刚吃上“三叔”送来的两口袋麦子。

不想，你竟“怀胎”十六七年之久，才把这个“儿子”生下来。这么长的过程，该也有个什么道理吧？

《蓝火头》的话，你是一定要说的，正所谓块垒在胸，不吐就会憋死人。而你对待这个题材，又不肯马虎潦草，必待充分圆熟，而后动笔。但我估计你在十多年前，还是受了“意识流”风潮的什么影响或冲击，心下一时游疑，才把计划搁浅下来。当年那股“潮头”很盛，确乎出现过“各领风骚三五天”的壮观景象。我乃下愚，也曾一度茫然若失过，所幸“势过景迁”，“风潮”已落，一度趴在地下的现实主义，不觉又“香”了起来，于是《蓝火头》艰难面世。这，幸呢，还是不幸呢？由我看，《蓝火头》的出现，又一次证明了现实主义无可顶替的巨大力量，这才是真正的参天大树。这一点，也是此



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孙犁给人写条幅，喜用扬雄的“大道低回”四字，他是多么的警悟啊！

我一边看，也一边笑。杨大生与二凤的关系，那点“风流韵事”，我早就听你说过，至今记忆犹新，那在枣树下、井台边的似水柔情，旖旎风光，堪称韵致佳胜，不啻一绝。可惜，她那“过人的机敏”你给写丢了，丢了那么活的灵秀！唉，看来你比曹雪芹还差着老大一截子呢。

我最遗憾的，是你没有让“郎二臭哲学”（注）出面。郎二臭这种人，活在世上多是多非，价值不大，可缺了他们，世界便少了一重色彩，似乎不那么绚丽了。至于其“哲学”，批点一下，则大有教益。君不见，这种“哲学”还在大行其道么！就连一些精英或权势人物，也在日夜地那么干着、走着。如果学学鲁迅写阿Q，随手给它几鞭子，于国于民，于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岂不大有好处，当然，你不写，也许是怕重了“大腥油”。但“大腥油”只有痞气，而无“哲学”，从哲学角度写写郎二臭，我以为不至重复，你其实也是有这个本领的。

正面人物（这个词常会引起流行评论家们的鄙夷和讥讽）除了“蓝火头”，其余不及《挂红灯》鲜明有力，那是叫人回肠荡气的。这个李进步，要干瘪些，且配上了过多的议论，而议论不能代替形象。所以，他在相当程度上还抽象。可是，他替你说出了必须说的话，这些话，在“尾声”一章中有很结实的回应。从这一点看，他又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党政领导，各级干部，都来读读这部小说，知道知道农民们是在怎么活，怎么想，怎么挣扎奋斗，他们有多大的力量，又有多大的耐力和潜能，该是多大的好事啊！“农业是基础”，那么农民是什么？如对他

们不了解，不关注，不制定一个好而稳定的政策，能长久稳住么？1983年，当农村形势刚刚往好里转化、而又“左”“右”论争激烈的时候，我听一位农民大伯说：“不管怎么着，我还是欢迎咱们老邓（小平）！”这句话，比驮来两口袋麦子让你“去面粉厂换面吃”，要更深心，更饱含血泪，更具有分量！

你的农村生活，厚得令人羡慕。你还能写出很多东西来，写一点，就宝贵一点。就为这个“写”，你必须多多保重啊。

光耀 1977·5·5

（注）郎二臭，原是申跃中家乡的一名小学生。当年在课堂上回答老师提问“在三面红旗照耀下，人民生活怎么样了”时，他因忘了课文，就拿社员们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回答说：“瞎鸡巴混呗！”这个笑话，一时传得很远，竟被一部分人会心，且谑称为“哲学”。



目 录

代序.....	(1)
题序.....	(1)
第一章 开口向人难.....	(3)
1、偷.....	(3)
2、大清河水.....	(7)
第二章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12)
3、大辩论中的情.....	(12)
4、大辩论中的爱.....	(21)
5、滚烫的心.....	(31)
第三章 他暖热了多少人的心.....	(38)
6、乡亲们.....	(38)
7、老少书记.....	(47)
8、姑娘的约会.....	(58)
9、这里一切都是热的.....	(63)
第四章 漫画.....	(70)
10、大车王.....	(70)
11、情爱的燃烧.....	(83)
12、十王夺魁.....	(89)



蓝

火

头

13、不安的热恋·····	(106)
第五章 毛主席的信 ·····	(115)
14、老李又来了·····	(115)
15、冲北磕头·····	(124)
第六章 茫茫大地 ·····	(141)
16、心儿碎了·····	(141)
17、狗味·人味·····	(157)
18、人味·狗味·····	(172)
第七章 春回大地 ·····	(186)
19、说情·····	(186)
20、家书·····	(191)
21、沉思·····	(199)
第八章 水情与爱情 ·····	(207)
22、水中情·····	(207)
23、灾中爱·····	(219)
第九章 国事·家事 ·····	(232)
24、不想造反·····	(232)
25、意外的幽媾·····	(241)
26、婚事加丧事·····	(250)
第十章 午夜悲歌 ·····	(267)
27、危险·····	(267)
28、悲歌·····	(278)
29、悲歌中的悲歌·····	(293)
第十一章 枪声又止 ·····	(312)
30、“向阳花”们·····	(312)
31、情人的发辫·····	(324)



32、扶不起来的“阿斗”.....	(333)
第十二章 绿野醉春风	(342)
33、最后的一张王牌.....	(342)
34、祸不单行.....	(353)
尾声	(362)
不算后记	(368)



题 叙

他，一副健壮的体魄，生就的高、大、黑，一身横力气，浑身疙瘩肉，闷头闷脑的长相，紧闭的嘴巴不爱吭声。庄稼人靠力气吃饭，嘴皮子怎么样并不十分重要。老人们常常捋着胡子冲着他赞叹不已：“好！好火色！蓝火头！蓝火头啊！……”

蓝火头是砖窑里烧出来的火色最好的砖。拿火色最好的砖头来比喻他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他结实，耐实，老实，不哼不哈，跟一块沉默不语的砖头差不多。他冷不怕热不怕，从来不戴帽子，不穿袜子。对了，穿过一回，那是他娶媳妇的时候，为穿那双有筒儿的洋线袜子，吭吭哧哧累得出了一身汗，比他耨二亩地都费劲。他能挖井，人说那是“吃阳间的饭，干阴间的活”，可他搁下两口酒一下水筒儿就是半天。解放战争中他抬担架十里二十里不让人换。有一回是寒冬腊月赶车送军粮回来，深夜里一时过不了敌占区，十几辆大车在冰天雪地里停下来，人们都冻得缩成一团了。他呢，却像在热呼呼的炕头上似的，脱光了衣服，挑着个小薄被子就呼呼地在车上睡着了。“叭！叭！叭！”敌人的枪子儿打过来，大伙儿一惊，赶车便跑。他一撩被子，抄鞭子赶起大车，就那么光着身子一口气儿跑了七八里，到了安全地带，他才穿上棉袄棉裤。



大家笑他说：“蓝火头啊，蓝火头！你真是块好砖头！”对了，闹大生产的那年，他还当过劳模，参加过区里的劳模会。……



第一章 开口向人难

1、偷

这是一个上午，太阳——太阳不太阳对于城里人不怎么重要，但对于此时此刻在护城河边上，洗涮裤褂的一个农村老头来说，太阳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他身上只剩下一条短裤，毕竟又是秋凉了，他冷。他不时看看太阳，一来是太阳越近正午，天气越暖和；二来是他还惦记着晌午要到桥头那边，去等候一个最重要的人。再说，他还得等太阳晒干他那衣裳啊！

他在不太干净、但还没多大污染（不像若干年后那样“一江臭水向东流”）的河水里洗涮了一阵裤子和褂子之后，拧了拧就提着湿衣服走上岸来，将裤褂晾晒在不知是谁家已经干了秧的黄瓜架上。他反复看太阳，估量着此刻离城里人说的十二点下班，还有一段时间，便双臂抱在胸前，蹲在黄瓜架旁晒太阳。他的右手不时摸摸脑后，那里像是有伤。但因为在脖子后头，又没流血，也就不去管他了。

时令已到国庆节前夕，洗过的衣裳不会很快晒干。他看



看太阳不能再等了，就离开黄瓜架走向桥头。他回头看看那晾晒的衣裳，估量那么破旧的衣服不会有人去偷。但还是走几步回头看看，又担心起裤褂被拣破烂的人拣了去。他很快走近桥头，看看自己，浑身上下赤腿光背的，怎好到桥上去，还是在桥下河坡上等吧，只要能看到过来的行人，就能看到他。因为有一回进城来就是在晌午下班时在这里碰上他的。

桥上行人越来越多了，很快就是如水如潮的自行车流。他睁大眼睛盯着，人靠右边走，靠那边的不必注意，女的的老的不必注意，因为他等的是他一个堂叔伯侄子，今年才三十多岁。——他？是他！他过来了，过来了。“生！生啊！”他觉得并没看错，可那人停了一下，又走过去了。他赶忙走上两步又大声喊，那人又停下，四处寻找，目光扫到这边看到他，推车就跑过来。跑过来的叫杨大生，是地区文化局的干部，冲这边叫道：

“三叔！我光看街两旁了。谁知你在河坡上……你怎么……”

三叔，排行老三，就叫杨老三，外号蓝火头。大生跑到跟前，见他高大的身躯上，只穿着一条短裤；脸上和肢体，上下一样的粗糙黧黑，像深墨重彩涂抹在画布上似的。杨老三用那为难和羞涩的目光看了大生一眼，便扭过头，对着河里浑浊的流水怯懦地憨笑了一下，就势儿蹲下身子，便又不肯再看大生一眼了。大生见他赤腿光背只穿一条短裤，便感到了情形异常，虽是乡下人，进城来谁也不是这样打扮。何况已是秋高气爽时节，早晚已感到天凉了。于是他忙问：“三叔！你是干什么来了？”

杨老三转过头来，吭吭哧哧像要说话了。然而看看大生，到底又没说出什么来。大生知道，他是个说话比搬山都费劲的人。在家里三婶骂他三杠子打不出个屁来。他只好说：“三



叔！走，跟我回家……”说着拉起他来。

“不，不！”他一边推开大生的手，一边回过头，顺河岸看去。大生顺着他的眼光看见一身裤褂，晾在岸上菜园里的黄瓜架上，长长的衣袖和裤腿，在秋风里飘抖。他想，他准是怎么把衣服弄脏了，在河里洗涮之后才晒在那里的。就问他：“那衣服怎么弄脏的？到底进城来干什么？”

他背着脸，吭哧了半会儿才说：“我做了没出息的事了。”

他这么个老实人，能做什么没出息的事呢？大生想可能就是因为他太老实，把不成其为问题的事情，硬朝心里放吧？他并不以为他会闹出了什么大事，就说：“这样吧，咱不回家了。等会儿衣裳干了，咱们就近找个饭馆，好歹吃顿饭算了。”他哼了一声，表示同意了。

就这样，在饭前饭后，加上送他回家的一段路上，大生总算把他为何进城和找他要办的事问清了。

他是来干什么的呢？掏大粪。就是掏厕所。他所说的“做了没出息的事”，是他——不愿说，可不说也得说呀——“偷”掏了市里的大粪！为了卖给生产队，两块钱一百斤，另记十个工分。今天他被人家捉住了，还用大粪勺扣打了他几十下。此刻，如果从他身后看去，便能见到他脊梁、肩膀、脖梗子上浸出的血印。当然，他那身衣裤弄得都已是臭烘烘的了；载大粪的自行车，也被人家推走，扣下了。他急着找大生，就是叫他想办法托人给他从“粪便管理所”赎回自行车来。

杨大生当然是答应了他。因为，在这个6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里，除了他杨大生，三叔是多一个人也不认识。大生虽说在地区文化局工作，却从来也没听说过市里还有“粪便管理所”这么个机关。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回绝三叔那恳求和充满期望的目光……



本来，市里所有的粪便全归郊区几个公社种菜使用。郊区以外各县是不准用的。所以在后来郊区革委会成立之后，菜农反映粪便外流太多，若上级不加制止，全市机关、市民就别想吃菜了。这样郊区革委会农业学大寨办公室下边就成立了一个粪便管理所，专门查卡远乡来进城偷大粪的人。只要卡住你，便是先打后罚，不论你用的自行车，小双轮，一律扣留。待你从生产大队开了信来，根据你的态度好坏，罚你二三十、四五十、七八十或一百元不等，才能赎回车去。这便是“四人帮”垮台后的一场城乡大粪争夺战。

当然，偷大粪毕竟与盗窃黄金不同。一般被卡住车子的偷粪人，都设法投亲访友托人走后门，给“粪管所”的人送点礼，请请客，多少罚一点也就算了。如果你有硬门口，不用请客送礼，来个条子或一个电话就可取出车来……可杨大生却一点儿门路不摸。

这天傍晚，杨大生带着三叔的麻烦事，脚步沉重地进了家门，对于他说这还真是个大难题。他是1970年才从农村调到地区文化局的一个剧本创作人员，就算是大剧作家，也只能在他的剧本里调动千军万马，而在现实生活中却不能指挥一兵一卒。能支配的只是一瓶墨水，两本稿纸。想拉关系走后门，缺少与人家等价交换的本钱，就等于缘木求鱼。更不用说他这种文化工作与粪便管理所更是八杆子挨不着边的。何况，为这事求人跟托人买自行车、手表不同。那一方面说明自己买东西有钱，脸上有光；人家也是为你置家业，不论买来什么，或用或摆，也都能显示你沾过人家的光。可这是什么呀？得向人家说：“……我叔叔从乡下来，偷了市里的大粪……”这样托人向人家说脏道臭，岂不是光着屁股推碾子——转着弯地丢人么？唉！事到临头才真真感到开口向人难